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СТРАН ЕВРОПЫ
И АМЕРИКИ

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雪芹
美术设计：傅 强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СТРАН
ЕВРОПЫ
И АМЕР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77

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
下 卷
董进泉 译 王才强 校

*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60,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

统一书号：11276·7 定价：2.00元

编 辑 委 员 会

А · В · 阿多、 И · С · 加尔金(主编)

И · П · 杰缅季耶夫、 А · Д · 科尔帕科夫

评 议 者

国立基辅舍夫琴科大学近代现代史教研室;

史学博士: Р · Ф · 伊万诺夫

原书简介: 本教科书研究十五世纪至今欧洲

美各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学派和派别, 它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形成的历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中的作用, 还论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科学的发展。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史学问题也占有重要地位。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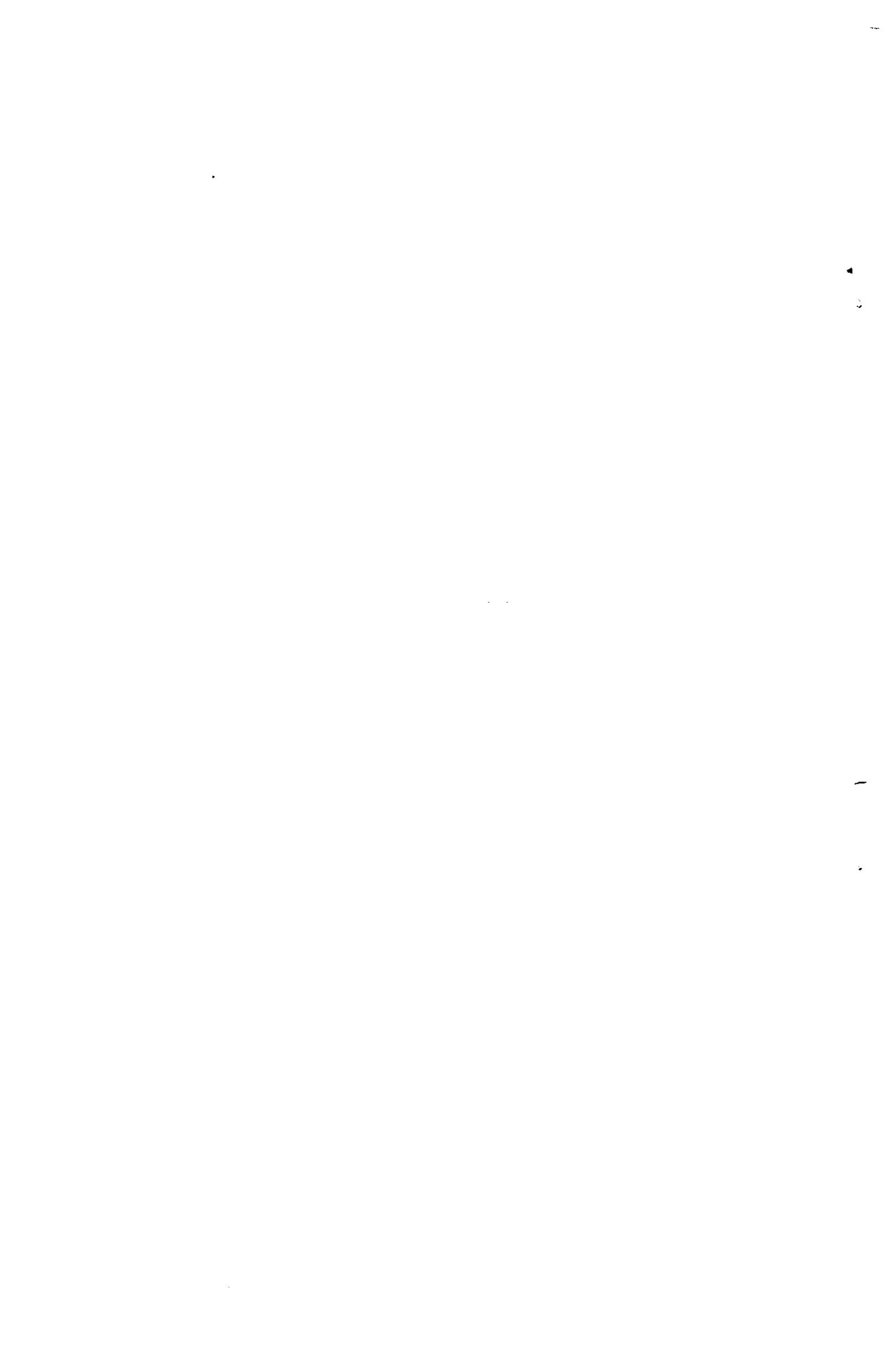
下 卷 欧美各国近代现代史学史 (1917—1975年)

| | |
|---|-----|
| 第一篇 欧美各国的历史科学(1917—1945年) | 3 |
| 序言 (А·Д·科尔帕科夫) | 3 |
| 第一章 科学的史学在苏联的形成和发展 (Д·А·杜纳耶夫斯基) | 12 |
| 第二章 英国的史学 (А·Д·科尔帕科夫) | 27 |
| 第三章 法国的史学 (А·В·阿多、В·П·斯米尔诺夫) | 47 |
| 第四章 德国的史学 (民主德国: Е·恩格尔贝格) | 68 |
| 第五章 美国的史学 (И·П·杰缅季耶夫) | 85 |
| 第二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历史科学 (1945—1975年) | 104 |
| 序言 (А·Д·科尔帕科夫) | 104 |
| 第一章 苏联近代现代史学的发展 (И·С·加尔金) | 118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各国 (欧洲和古巴) 马克思列宁 主义历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 170 |
| 序言 (Б·М·鲁科尔) | 170 |
|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史学 (В·И· 弗拉基米尔斯卡娅) | 173 |

| | |
|--|------------|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史学 (Т・М・伊斯拉莫夫) | 176 |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史学 (А・И・帕特鲁舍夫) | 178 |
|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史学 (Х・Х・海列季诺夫) | 181 |
|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史学 (М・М・ 扎雷什金) | 184 |
|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史学 (Б・М・ 鲁科尔) | 188 |
|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史学 (В・А・ 捷谢姆尼科夫) | 192 |
| 古巴共和国的史学 (А・А・索科洛夫) | 195 |
| 第三章 美国的史学 (И・П・杰缅季耶夫) | 198 |
| 第四章 法国的史学 (А・В・阿多、В・П・ 斯米尔诺夫) | 230 |
| 第五章 英国的史学 (Н・А・叶罗费耶夫) | 254 |
| 第六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史学 (М・И・ 奥尔洛娃) | 270 |
| 第七章 意大利的史学 (И・В・格里戈里耶娃) | 294 |
| 第八章 现代拉丁美洲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А・Н・ 格林金、А・А・索科洛夫、А・И・ 斯特罗加诺夫) | 310 |
| 推荐著作简目 | 312 |

下 卷

欧美各国近代现代史学史
(1917—1975年)



第一篇

近代社会学思想和历史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十六到十八世纪)^①

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十六到十八世纪是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封建关系在瓦解，原始积累在发展，资本主义成分在积聚力量，到十九世纪赢得了胜利。这些过程加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并还引起了新的社会矛盾。规模庞大的社会运动、人民起义和国内战争几乎绵延不绝地贯穿着十六—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十八世纪中期爆发了英国革命，这是一次“欧洲范围”的革命——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界线正是根据这一事件来划定的。

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内的深刻变革引起了紧张的思想斗争，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内极其重要的变化：封建神学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动摇了，实验科学在形成，当时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由于它更加符合整个社会的要求而在发展；同时，下层人民群众对各种剥削形式的社会抗议，导致产生了突破资产阶级世界观框框的思想。十六世纪起，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思想流派随着资本主义成分及其固有的社会矛盾的形成而发展起来了。

历史思想和历史科学发展过程极其重要的变革也是随着这一方向进行的。

人文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历史思想

资产阶级历史思想是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部分，它的产生是西欧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引起的。整个说来，

常激烈的斗争，斗争涉及到大量一般历史知识和具体历史知识问题。列宁的著作日益为先进的历史思想所掌握，对历史科学的发展起着极大的影响。这些著作在新的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理论思想宝库，捍卫了历史科学的认识能力，坚决主张并论证了社会进步学说，论证了人类社会逐步的、有规律的、通过革命向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学说。

列宁用深刻的科学根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俄国发生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规律性，分析了这一时代的主要动力，天才地预见到了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和趋势，预见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形式的前途和演变。这对于先进的社会科学富有成效的发展，对于科学的史学的完善，无论是过去和现在的都具有永恒的意义。

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在提出社会向新时代发展的科学观念方面、在描绘人类今昔的客观画卷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胜利的国家为发展能体现先进的人类历史观的科学派别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现在能够把他们的革命精力和创造力同顺利研究科学问题所必需的组织基础结合起来了，能使用交给他们支配的学术中心、期刊、档案馆了，能在先进的科学理论基础上造就青年一代专业历史学家了。苏联共产党始终对这一过程起着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

苏联近代现代史学家这一时期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解决下列两个问题上：一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上重新认识过去的基本问题，重新认识西欧历史上那些被资产阶级和社会改良主义历史著作歪曲得最厉害的最“决定性之点”，首先是革命史和大规模人民运动史；一是揭示并科学地分析那些资产阶级及其同伙的科学在过去很少触及、甚至故意回避的主要课题，如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近代现代主要过程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历史，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起源

史和工业革命史等等。在创立科学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政策史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出版了第一批概括性的基础著作、文献集以及有关近代史和一部分现代史主要课题的教学参考书。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遗作在我国的出版，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苏联近代现代史学的发展虽然碰到过困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这一阶段为战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牢靠的基础。我国年轻的历史科学在当时就已经赢得了国际承认。研究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国际关系史及其他方面的学派的著作，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苏联学者H·M·卢金、M·H·波克罗夫斯基、B·П·沃尔金、E·B·塔尔列、Φ·A·罗特施泰因及其他许多人的名字和作品，远远驰名于苏联国外。苏联历史学家还经常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帮助。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思想和历史科学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俨然不可动摇的资产阶级制度在革命力量打击下开始瓦解，这就是危机的社会基础，而这必然使许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辩护的观点破灭，这些观点，尤其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在不久以前，历史学还被那些相信自己未来的资产者奉为“科学的女皇”，如今却似乎当着他们面叛变了，把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无产阶级推上了社会过程的前台，并保证无产阶级赢得了初步的、预兆着旧世界崩溃的巨大胜利。历史学这门科学使反动阶层和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日益感到害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勒里写道：

“历史学是智力化学造成的一种最危险的产品。……历史学随心所欲地把它认可的东西说成合理的。它绝对没有教导人们什么，因为它本身包含一切，提供了这一切的例证。”⁽¹⁾

法国历史学家P·-H·西蒙在《精神与历史学》一书中把相

对和平的十九世纪这一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文明的“黄金时代”同二十世纪这一“不可理解的和被误解了的”社会震动时期作了比较，他写道，当代人认为“历史学不是逻辑，而是悲剧”。他已经不要求创造历史，而仅仅在历史激流中浮沉。因而，他虽然没有努力去预见未来，却总感到崩溃的可能⁽²⁾。

除社会方面外，资产阶级史学危机的另一个方面，即认识论方面也发展起来了。这是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造成的，首先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方法论支柱实证主义进一步衰落造成的。一整批传统学派和派别在这一时期在科学上遭到了破产，并且实际上已经消失。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史学中日益泛滥开来，使学者们描绘的历史图景脱离真正的实际，从而使历史学威信下降。不相信社会进步，否认人类发展具有规律性的思想，转向狭窄的局部的课题，加强历史研究的政治性和辩护性，发展反动倾向——所有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资产阶级著作的特点。

危机及其在史学中表现的主要特点是资产阶级历史科学数量标志与质量标志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严重。前者表现为专门化日益发展、研究技术的改进、组织基础的加强、出版事业的扩大，后者则表现为认识能力缩小、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观性和悲观主义。

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事实材料也在继续迅速而有益地积累着，历史研究的史料学基础在扩大。在一些国家中，一批学者力求克服已经变得显然无用的旧方法论体系，因而开始加紧研究社会经济史；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在学术界也日益变得更“受尊重”了；有时也作出了或多或少是成功的尝试，来综合地阐明主要历史问题，而这主要是靠扩大历史研究对象、改进历史研究方法来进行的。

研究世界上发生实际过程的传统一般观点已经破产，而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挑战日益加强，——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阵营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靠拢他们的学者真诚地寻找着摆脱窘境的出路，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极其复杂，这种关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来潮也有退潮。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时已直接间接地影响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科学的整个集团或派别。一些专业学者日益坚定而公开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他们的人数增加了。

法国和英国史学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学中居于主要地位，美国史学上升到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至于德国史学，它从前在许多历史研究领域和一般社会学问题上是空调子的，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却始终未能够彻底克服战争灾难造成的严重衰落，因为这场灾难彻底破坏了德国主要史学学派和派别的威信。

在英国史学中，A·J·汤因比享有盛名的学说最突出地反映了方法论方面的危机现象；他创立的“文明”发展更替论实质上完全背离了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不断向前进步的观点。自由派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理论体系上倒向了宗教，他武断地说，人类仿佛是按照“神的计划”发展的，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直觉来认清“神的计划”。

在具体历史方面最典型的现象是以著名学者L·内米尔为首的所谓修正派对传统的自由派英国史观点作出了广泛而十分彻底的修改。从否定的意义上说，他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实质上推翻了学术界根深蒂固的观点：赞美英国“宁静的过去”，赞美辉格党统治下的一派“昌盛”景象。但“修正派”历史学家主张用托利党的公式来代替自由派的旧公式。这种托利党公式甚至否定了自由派史学所主张的那种社会进步学说。

在这一时期，工党史学迅速发展了起来。它首先同G·D·科尔的名字相联系，在主要方法论原则上则归功于S·维伯和B·

· 维伯夫妇。工党史学无可争辩的功绩是把英国工人运动史当作学术研究中拥有平等地位的课题来研究。但这种研究是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进行的，客观上歪曲甚至抹煞了英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斗传统。

英国进步史学派别的形成非常令人鼓舞，其中除共产党人外，靠近马克思主义的职业历史学家也很活跃。这一先进历史思潮业已开始从科学的立场出发来研究本国史的“关键”时刻，如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宪章运动，1926年总罢工等。

在1917—1945年的法国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整个说来保持着主导地位。但从历史研究的方法角度来看，同 A · 奥拉尔和 Ch · 塞纽博斯的名字分不开的传统“政治”史学已逐步让位于新的流派和学派。一些主要历史学会的面貌明显改变了。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史研究会会长A · 奥拉尔公开承认过去对这次革命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有缺点的，并指出了研究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奥拉尔去世后，该会的活动出现了危机：它的学术成果质量急转直下。

但罗伯斯比尔主义史研究会，首先是它的会长A · 马迪厄，对发展本国史学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问题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马迪厄论述法国革命史和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史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著作，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影响下撰写的一般性著作，是法国史学的重要成就。罗伯斯比尔主义史研究会继任会长、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G · 勒费弗尔发展了马迪厄的成就。

二十年代时，同传统学派相对立，形成了以卓越的左翼资产阶级学者 M · 布洛赫和 L · 费弗尔为首的影响很大的经济和社会史学派，这是法国资产阶级史学旧的方法论原则发生危机的独特表现。云集在《经济史和社会史年鉴》周围的一些历史学家坚持了历史学这门科学的认识能力，试图揭示历史过程的因果联系。由于他们把技术、贸易、人口和一整套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归

入了历史研究，因而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但一般说来他们忽视了革命和阶级斗争。H·贝尔的“文化史综合”论，“人口地理学派”创造人P·维达利·德-拉·布拉什和著名社会经济史专家E·拉布鲁斯、F·西梅翁的著作对这一时期的法国史学、首先是对“年鉴”派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

法国专业历史学家在这一时期出版了第一批论述本国史上最重要的问题的著作。

在美国，历史科学组织形式的迅速发展，各种出版物、历史期刊和历史题材著作数量的增加，同资产阶级历史思想一般方法论水平之间的脱节现象明显暴露出来了。建立在否认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性上的实用主义，从欧洲搬来的新康德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研究工作最初的理论前提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客观因素、工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史学猖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促成了集中研究社会经济课题的所谓经济学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比尔德，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又受到它的影响（往往不管他本人愿望如何）。他们对本国史上最主要的时期如独立战争和内战史研究作出了不少新贡献。但他们的体系远远没有科学地阐明本国史。他们对社会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并无正确的见解。

在本章研究的这一时期，美国工人运动研究也开始在科学基础上扩大起来了。但“威斯康辛”派最注意的是工联主义和经济斗争，并且是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特殊”的教条出发的，因而得出了阶级斗争在美国没有基础的虚假结论。

在这一时期，对1861—1865年内战、尤其对美国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解释上的反动倾向发展了。在这方面，最鲜明地暴露出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工作的“公务”性，他们的历史公式的“指定性”，他们的目的是颂扬和粉饰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

以 V·巴林顿为首的“社会批判”派代表人物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代替美国史学中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观点的一种选择。进步的黑人史学也取得了新进展。但这一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派同反动思潮展开了最成功的对抗，这一派首先是以 W·福斯特、A·宾巴和 D·哈迪的概括性著作为代表的。

魏玛德国史学中展开了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和方法论斗争过程。自由派同反动沙文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和国家发展的主要政治问题息息相关（如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工人运动、外交政策方针的态度），结果是逐渐变得对反动沙文主义派有利。

H·冯·贝洛、A·瓦尔、J·哈勒尔之流反动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肆歪曲历史，企图为复仇主义的军国主义观点提供根据。同时，当时人们对德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已经存在着分歧。F·迈纳克、E·勃兰登堡等历史学家坚持英德同盟思想，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主张德国和欧洲在“大西洋团结”基础上一体化的学说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这一时期的德国史学中存在着一个相当广泛但形形色色的自由派，这一派既包括 F·施纳贝尔和 J·齐库施，也包括了法伊特·瓦伦丁，前两人批判了极端反动的新老德国史观点，瓦伦丁则是一位有声望的左翼自由派，他的《1848—1849年德国革命史》至今还保持着它的意义。这一派还包括同情过马克思主义的 H·迈尔、H·哈尔加滕和 E·克尔，他们揭露了德国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社会基础。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K·考茨基、H·库诺夫、P·坎普夫迈尔等人）大为活跃。他们发表了一整批论述本国史一般问题和个别问题的重要的概括性著作。但这些著作整个说来是建立在机会主义基础上的，它们宣扬新拉萨尔主义，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彻底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是今天盛行于联邦德国的主张使工人阶级融合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去的理论的鼻祖，并且为“从历史上论证”这一理论作了不少工作。

方法论危机加剧、德国自由派史学中某种“方法论上的慕尼黑”，对反动倾向在魏玛时期德国历史思想中得逞起着很大的作用。结果传统的德国历史主义成了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牺牲品，纳粹思想家和战犯A·卢森堡的荒谬的社会发展“节律论”得到了传播的机会。O·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体系在德国国内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风行一时。他认为人类按周而复始的“文化”周期发展的反动观点实质上否定了历史是一门科学，用传奇和神话偷换了现实历史过程。总的说来，德国史学中反动的一翼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准备出了大力。在法西斯专政时期，资产阶级史学作为科学在德国已经失去了意义。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人同嚣张一时的反动史学展开了坚定的、始终不渝的斗争。他们在大量文章、出版物和第一部概括性著作《插图德国革命史》中描绘了本国历史的真正科学画卷，愤怒地揭露了反动的历史科学传统。在暗无天日的法西斯制度统治时期，共产党人在历史战线上也没有停止过工作。

这就是三十年代末以前欧美历史科学发展的若干一般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深刻影响了欧美各国史学的发展。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历史研究工作和出版规模不可避免地缩小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进步历史思想，苏联历史科学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反动势力的思想斗争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注：

(1)引自И·С·康恩：《哲学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第21页。

(2)同上，第20页。

第一章

科学的史学在苏联的形成和发展

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世界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始了。消灭旧社会制度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胜利的明证。苏维埃社会存在伊始，就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最广泛的可能性。“科学成了全国性的事业，成了党和人民经常关怀的对象。”⁽¹⁾这也完全适用于历史科学及其组成部分之一——史学史。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初年，苏联作家研究欧美各国近代史题材的著作数量不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继续出版，第二国际右翼社会党史学对苏联历史学家影响的痕迹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历史学家面临着同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思想作斗争的明确的具体任务。

在俄共（布）党中央领导下，党领导了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发表的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起着巨大的作用。它规定了一整个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内的任务。

社会主义（1923年后为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工作中心，它是根据列宁的建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25日的指示建立的。除苏联学者外，社会科学院院士还包括O·B·库西宁、K·李卜克内西、R·卢森堡、J·马尔赫列夫斯基、F·梅林、片山潜、卡·蔡特金及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许多杰出活动家。

1918年秋，学院成立了审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学